



“梅子成熟时，请来梅子铺。”这是热情好客的梅子铺人，从古至今常挂于口头的“邀请函”。

梅子铺地处安康、汉阴两县交界处，因月岭关在这儿隆起一面山包，一展平的月河川道便有了一道丘陵，有了一座界山。又因界山斜对面的黄龙岭向前伸出一个“龙饮水”状的山头，则让月河在此拐了一个弯，弯出一个八卦阵，形成了两道大河湾。上湾是汉阴县的双乳镇，其显著的地貌特征是阳鱼那仰望苍穹的双目，因其凸起与坚硬，不受河川水漫和洪水冲刷的影响，当周边的泥沙、土石在历史长河的冲洗中下降了 20 多米，它仍岿然不动，傲视天地，久而久之，越发酷似两只大地巨乳，其景观便美其名曰“大地之母”。慢慢传下来，“双乳”景观便成了地名。再后来，小地名成了村庄名，成了乡镇名。

下河湾是个大漫川，除了依山傍水缓缓延伸的万亩水田，便是水旱通道相连的码头集镇。古镇上有两条街道，路两边形成的双面街是双日逢场才有的农产品交易市场，人称农贸街，一逢场就听到东街头卖猪娃儿的和西街头卖猪肉的叫声连成了一片；码头边的河街则是逆水远来的瓷器、金属器具等广货和当地山货特产交易市场，人称商贸街，是个百日场，整天都有南方的“鸟语”和当地的话混杂着吵闹。这一镇两街上的两种逢集方式，人称“一镇两制”，看似互不相干，实则紧密相连，以其血浓于水的地缘、亲缘等人缘关系而牢牢地维系着。

河街正中的巷子，是通往月河的大道。高高的坡道即为河堤，下了河堤，回头观望，便见一溜吊脚楼沿着堤坡一字排开。支撑架子房的木头、竹子，呈现出黄、灰两种色泽，黄的是桐油油过或油漆漆过的金黄，没油没漆的则是风吹雨打、河水冲刷的土灰。金黄的立柱支撑着坚固的砖瓦房，土灰色支架上的那些草房、毡房、石板房，有些摇摇欲坠的感觉。吊脚楼的阳台上，吊着不同人家的生活景象，日行好的晾着绸衣缎带，苦焦些的晒着蓑衣麻片，一般人家晾晒着萝卜干、红苕干或豆腐干，所有人家都挂有一两张渔网。那些渔网，不分新旧贵贱，似乎越老旧越有阅历、越有故事，越有显摆的资格。

下河的路有三条，这条通往货运码头的主道，是沙石和着石灰铺成的义道，主行码头装卸工和船夫、水手；东边那条石条铺就的台阶路，通往人行渡口，是人行义道；西边有条毛路，是供到河边草滩放牛羊的专线，免得牛羊踩破、踩脏了义道。这座义渡和两条义道，是梅子铺船帮合资修建的，三户大船商出大资本牵头，修了义道，制了义船，还在集镇的东南边置了十亩义田，作为义渡、义道的供养。

这个码头，和下游的恒口、大同、五里、龙

头、月河口及上游的蒲溪、涧池、汉阴城码头一样，是月河川道一带的大码头，即具有能逆水开行载重 30 吨货运大船的通航能力，具有容纳两三百人吃饭、住店和抽烟、喝茶、看戏等接待能力的码头。明清时期，货运水道，一带的月河四季不枯，河床宽达百米，航道水深五米左右，长年百舸争流，号子长鸣，一派繁忙景象。

站在河北望河南，只见一条大河向东流，两条长街枕田川，延绵百里的凤凰山绿野苍茫，山坡上炊烟袅袅，茶果飘香。

在山下浅丘地带飘香的果子，是当地人喜爱的梅子。这种果树喜阴湿，长于沟旁、溪沿和田边地头，树不高却枝繁叶茂，果不大却数量众多。它型如李子，比李子个小、量多，如葡萄般的一串串挂果，同龄的李子若结一百斤，它则不低于三百斤。除了果小、味酸，和李子没啥区别，所以当地人称其为梅李子。正因其喜好荫湿的生长习性，这个河湾就适应了它，它就长满了这一河湾，家家户户的田边地头、集镇周边的溪水边沿，无处不有。甚至河堤的石缝里也横出一株，绿油油地撑起一个凉棚，成为搬运工歇伙、小孩子玩耍和赶集人约伴的好地方。因此，“梅子铺”成了集镇名儿，“梅子树下”取代了码头名儿。就连月河北岸、月岭关西坡那道之字形的河沟，也因梅子发旺而取名“梅子沟”。

这梅子，除了人可适量当水果生吃，烤酒饮用外，还可给猪牛羊当饲料。梅子生在一般地方，便被一般人如此惯用了。梅子铺人却不一般，他们因了月岭关的阻隔，方言不同于恒口的关中空，有点汉阴的湖南味儿，但因地处两县之间，则别于两县，便有了比恒口发音重，比汉阴尾音轻的特点。故而，人的个性也兼备了恒口这种关中人的直爽和汉阴这种湖广人的灵秀，成了心灵手巧的一大群落。

所以，他们对梅子的使用，不局限于第一产业，而在二、三产业上优于别处。在加工业上，他们的产品趋于精细化，近于“粗粮细做”。你看，这酸甜适中的梅子干、梅子酱和梅子果脯，就解决了原料型农产品的贮存与外销问题，新鲜果子榨汁而成的酸梅汤，则是夏季消暑的好饮品；受此启发而入了中药的梅子核，则是清热解毒的好药材；用梅子花、梅子叶做的梅子茶，更是当地人夏季常饮的保健品。

梅子铺人对梅子的精加工与深加工，不仅是为了自产自用，更是为了自产自销。有了初加工的果干和深加工的果脯、果茶、果酱，就能借航运之利远销他乡。即使足不出户，他们也可利用家门口这人流穿梭的集市贸易，让产品应销尽销。

所以，梅子铺人把农工商集于一身，让产销自成链条。你看，种水稻的，除了吃米，还可在家庭作坊加工米粉，蒸成米糕、米皮、米面

馍，做成熟食去卖，当然还可卖些米饭、米酒之类的初级产品；种黄豆的，可加工豆腐、豆酱、豆汁、豆油皮子，在当地当饮食和副食品卖，也可将干货随船出山，远销他乡；种红薯、洋芋和瓜菜的，也可作汁类、粉类和干货之类产品，近卖与远销。同时，还可形成你种植我加工、你种植我养殖和你种养我购销的产业联盟。这种农人可以农工商一体化、农产品能够产销系列化的生产方式，其最大的好处是把产业链牢牢把握在自己手上，不至于因为看不到市场变化、摸不准市场风险而掉链子；其最大长处是既有市场经济的利益驱动，又有计划经济的灵活调剂，不至于盲目生产，极便于主动而为，因为产销各链条都捏在自己手上，且是自负盈亏、自主经营的，就规避了风险，有着看得见末端的安全与稳健。所以，他们的产品从不过剩，他们的生意从不亏本。

因为有了这样的生产、营销模式，梅子铺人的住房就形成了三井式结构：前为商业铺面，中为食宿用房，后为加工与贮藏之处。若是院落式的，则前为商铺，两厢为吃住的，后为加工与贮存。因此，户主的身份也是多变的：在前店卖货时是商人，到后院去加工时成了工人，出了后门进田地时则还原为农民。

他们调控产能与产业结构，不仅针对市场，而且针对气候。今年雨水多了，梅子不仅结得繁，而且水分多，按说旺产，产量高，但因水分大，味道淡，则品质不佳。一遇到这样的年份，他们马上调整种养结构，多养猪牛羊。待梅子成熟后，用木缸、石缸甚至土坑把梅子沤了，土法储存，慢慢取用，喂养的牲畜肉质鲜嫩，且于秋季就肥硕上市。鲜肉卖不完的，就做熏肉、腊肉或各类肉制品，放到船上沿路卖下去，不愁销路。如此一来，梅子铺的果香型肉制品走俏月河、汉江一线。

他们这种产供销一体化的经营能力，来自分析市场，勤于劳作。市场是明天的未知数，也是不可预见的远方，他们如何把控呢？回答很简单：月河通汉江，汉江通长江，长江通大海，住在通往达海的梅子铺码头边上，天天都在观测市场的风雨变幻，时时都把市场把握在自己手上！至于劳作之勤，他们的理解也很简单：该咋干就咋干，既不能看水流舟，也不能盲目蛮干。这话怎么理解呢？你看梅子铺人与梅子的相处方式：旺雨之年为了控制挂果数量，不至于落果、压枝和断树，他们会及时剪枝、疏果；至于加工果酒、果干和果脯的技术，他们说艺不压身，学了总比不学好，多学总比少学好，学过一些就能举一反三，不学则啥都不会，不会则一事无成。所以，梅子铺的梅子树，总是按照人的意志而生长着经济效益。周边的其他村，景况大不一样，人们多认为农人就是务农的，不愿去务工经商。在他们眼里，栽梅子树只为吃梅子果，梅子繁了就自行脱落，梅子过剩就

遗在树上，每到梅雨季节，便是一沟的烂梅子，外人看着可惜，自己习以为常。梅子铺人质问：咋不烤酒、做酱？十个人中就有九个不会的，剩下一个是怕累的。再问梅子酒好喝不，他们蠕动着喉结，苦涩地笑笑，转身走了。

一树梅子，对外村而言，只是一种解渴的时令水果，能吃几颗就摘几颗，过了时令就是树下的一摊腥臭。对于梅子铺人而言，则是一年四季、一本多利的营生。麦子成熟时，来尝梅子，如果喜食酸果，梅子铺人会让你一口气尝个够。夏季解暑，这里有酸梅汤；秋冬取暖，这里有梅子酒；到了次年春季，这里还有梅子酱；一年四季，到这里都能吃上、买上梅子果脯。所以，梅子铺一年四季都飘散着梅子的香气。因此，梅子铺的集镇不同于别处的是，他们卖的地方特产，不是原材料式的农产品，而是各式各样的加工品，当然包括与原料和加工有关的特色食品。

正因为如此，梅子铺的集市贸易就四季旺盛。秦巴山区不少地方的农贸市场，秋收过后不久就因断了时令农副产品而歇市了，直到腊月下旬卖年货时才复市。梅子铺则不同，即使大雪封门之时，临街的铺面房依然清早开门、除雪扫地，把门板支在房檐坎上，把挂在楼枕上的猪牛羊鱼之类的动物干肉取来挂在墙上，把封在窖里的米酒、果酒、药酒缸子抱出来摆在坎上，把自己加工的萝卜干、洋芋片和红苕粉条、豆油皮子拿出来码在案子上……再把炉火烧旺，蒸出热腾腾的油馍、米糕和粉蒸肉，煨上一壶香的甜杆酒、柿子酒、拐枣酒和苞谷酒，等着城里的人驮来布匹、食盐、糖果作交易，候着山里的人背来皮张、杂果、药材兑换城里人送来的吃穿用品。而收下的这些山货特产，待来年开春，月河水旺时，便可一船连一大船的运下安康城、老河口，以至汉口，往返一个月，换来窑货、瓷器和上等的金属器具，珍稀的药品、食品、装饰品，去为周边百姓的生活增添喜庆、乐趣与福气。

正因为如此，方圆百里尽管分布着几个县城和十几个小镇，但梅子铺带给人们的记忆总是新鲜、刺激和绵长、饱满的，以至老人教育小孩都是梅子铺人如何如何。梅子铺人因为长期活在自产自销的自我循环世界中，以为一生的活法就该这样农工商兼具，一年的营生就该这样种养加相融。只有嫁出门的女儿强烈地感受到了娘家人的精明能干，只有娶上门的媳妇儿明显地体会到了梅子铺人的勤劳精干。

正因为如此，明清时代乃至民国时期，梅子铺是月河川道、汉江流域的一大码头集镇。如今，虽然航运没了，码头没了，梅子少了，许多物象已不见了，但古镇的人文内涵、精神气质仍在梅子铺人的血脉中汨汨流淌。

沐秋风

汉滨 周益慧

一场秋雨一场寒
——风过处，鸣蝉偶尔噪声
连同一些浮躁的念头
也在瞬间冷却下来

唯有鸟雀依然灵动着翅膀
把婉约的秋声四处传播
外出求学的孩子和大雁一道
开始准备离别的行程
或择晴日，将诗行排上云霄

露水泡软了夜色
蛐蛐儿说了一宿情话
清晨的瞳孔里，浮动水汽和温柔
秋风递来一把梳子
凋散的叶和冗杂的念头
在中年的沉寂里，得以梳理

瀛湖 第 1328 期



汉王城

紫阳 钟长江

汉水。汉族。汉字。汉文化
四个古老的名词
四个厚重的名词
四个熠熠生辉的名词
名词的内部
生长太阳、月亮和星星
灿烂中华文明五千年的天空

汉水从秦岭出发
带着汉王山的祝福
有水的地方就有生命
逐水而居。沧海桑田
马家营一马平川
七千年前
第一个直立行走的人
第一个钻木取火的人
第一个把野果带回洞穴的人

我们叫他智慧的先民

汉江喂养岁月
岁月孕育历史
一只陶罐
贮藏大汉的风云和秘密
两千年前的夏天
汉水潮涌，水草鲜美
汉王刘邦率大军一路向东
樯帆如云，旌旗林立
先锋郅霸挥师白马石
后卫在马家营养马
中军在汉王城筑城
当地的土著
用陶罐敬献美食
汉王大悦，赐名汉陶马蒸
岁月留香

俯首和仰望
岁月的瞳孔
恰好装下一座城池
传说是原上的丝茅
握紧一个王朝的根须
阳光的大营里
五色旗昏昏欲睡
冷不丁爆出汉调二黄
城池不恼
就像花的引爆
春天不恼

我注视着汉王城
一如有生之年
注视着镜中的自己
额头上的纹路
说出流水的方向

马家营、五郎坪、农安和草川
这些汉水血脉里的村落
清泉汨汨，荷叶田田
汉水，《诗经》的心脏是你的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参差荇菜，左右流之。
窈窕淑女，寤寐求之。
时间的红狐在擂鼓台飘然掠过
它回一回头
听见夕阳与山的碰撞

风吹过汉王城，一片苍茫
雪飘过汉王城，一片苍茫
只有雨来过
却突然绿了
亲人在梦中醒来

大地在春天醒来
农安村的柑橘林
正在孕育秋天的果实
绿色深处的村史馆
诉说红军小战士的传奇
五马乡农会的风起云涌
成为今天幸福生活的背景
端午插秧中秋打谷
稻花香醉了一夏
安五堰把丰收装进节日
绿水酿造金色的幸福

让心化作一只白鹭
在青山绿水间徜徉
掬一捧水来喝一口水
心间生长新绿的渴望
渔舟唱晚，中坝夕阳

永恒的星辰舞蹈在辽阔的心空
让我们放开歌喉
歌唱美丽汉王汉水汤汤
振兴的乡村和美好的向往
让我们放声歌唱
天堑变通途
城镇扮靓妆
荒山坡绿裳
人民今安康



白云生处有人家

孙丽

当我们从古松树的那面山坡折返，再次进入村落，已经是午后。太阳翻越好几重峰峦，已西斜。到早上去的那家，问苞谷凉粉是否搅好，能否买几份带走？

阿呆说，周末不能辜负这么好的阳光，尤其是冬日里的阳光。决定去看深山里的古村落，2 小时的路途，就到了江口镇。路边的吊桥通往进山的路。好几处木板断裂，走过时摇晃剧烈，生怕翻身坠河，却有村民骑着摩托车，从铺设木板的桥面疾驶而过。

沿着山路进村，山路平缓，不远处，一处开阔的低洼地，十几户民居棋子样散落大地，被四面的山搂抱着。村中的屋舍与陕南乡村的民居有明显的不同。高大的屋脊，宽厚的山墙，讲究的瓦檐和房梁，院落有一些凋敝，也有一些修葺一新。

我们先爬到一面山坡，到古松树下晒太阳。听说古松有好几百年的树龄，九个粗壮的枝柯伸展蓝天里，所以叫九头松。我们三人没有围拢树干。坐在古松下，暖暖的阳光照着枝丫，照着我们。脚边的蒲草也被照着，发出光亮，天地静寂，微凉的风吹过山坡。阿呆背着相机，追逐光影转悠在山坡间，她是追光的人。想起玛丽·奥利弗的诗句：“它们只是站在那里，爱着/每一刻，爱着鸟或者虚空，黑暗的年轮/缓慢而无声地/增长，除了风的拜访，一切/毫无变化，只是沉浸于/它自己的心境，你一定无法想象/那样的忍耐与幸福。”读到这样的诗句，不禁莞尔，怎么会无法想象树的忍耐与幸福呢？树仿佛是通灵者，通天地，也通人心。这也是我们喜爱古树的缘由吧。

而此刻，我们正闲适自在，在古松树下席地而坐，心无旁骛地晒着太阳。阳光漫过山坡的枯草，枯草是暖黄色，土地的颜色。我们在一起，在山中自得其乐或自省。日常交往，喜欢心念清静而单纯的人，有时交谈几句，即便平淡无味坐一会儿，也是休息与滋养。能一心一意晒太阳，是多么惬意的事。

下山到村子里闲走，见到几个上年龄的人，年轻的一代和孩子都搬迁到山外的大公路边居住。家家院子边种植茱萸树，已然结了窠实的花苞。院落里整洁安静，有人蒸煮，有人浸泡苞谷粒，准备打浆后搅凉粉，有人洗衣服。柴火灶台也洁净，没有油污，让人意外。湖水蓝的门窗映在晴空下。一户人家里有柿饼出售，端出来一盘，热情地让你品尝，买不买没关系，自己做的尝尝嘛！不吃一块反倒不好意思。问他家是否姓许，说姓张，问许家山在哪里？指着敞开的屋门外面的山脉说就是这座山。许家山没有一户姓许人家。这里的屋舍保持着关中的乡村屋舍构造与居住习惯，冬天家家烧火炕，他们好奇想看个究竟，被直接拒绝。他们的乡音已改，言语里听不出关中空调。

《空谷幽兰》里写道：“为什么有的人什么都不想要，而只想过一种简单的生活。在云中，在松下，在尘虑外，靠着月光，芋头过活。除了山之外，他们所需不多：一些泥土，几把茅草，一块瓜田，数株茶树，一篱菊花，风雨晦暝之时的片刻小憩。”大概是那样简单的生活，让人变得朴素，安宁，生命的智慧与意义，都被容纳在日复一日的劳作与等待中。

村子里非常静谧，这里没有一只狗，不闻犬吠声，出奇地静。一只公鸡和一只母鸡，分别在各自的窝里打盹。再转到上午打苞谷的那家，询问凉粉可买否，农妇笑着答复我们等到晚上搅凉粉，为明早准备的吃食。将我们送至出村的山道，开心地说山谷里伐木的儿子和孙子晚上回家来。果然，下山的低洼里，几个壮实的小伙在砍伐树木，很粗大的树木被伐倒，有些可惜。再抬头，目光随着山峰的高度，一层一层梯田，被精耕细作，显然这里的农人是勤劳的。他们在这深山中，在贫瘠的土地上，开垦、种植、照料庄稼。种瓜点豆，看种子破土、发芽、生长、结果，然后凋零。生命的周期在这方寸之地里，变得一目了然。生活也有了季节感，多了一份四时的守候与期许。

我们下山，站在遍植茱萸的山径旁，不舍地回望古村落的屋瓦和土地色的泥墙，古松也站在巨大的暗影里。风吹来，有凛冽之感。